

達夫譯所短篇集

郁達夫譯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834
Bw18

達夫所譯短篇集

四 十 五 七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

達夫所譯短篇集

每冊實價六角五分

外埠郵費加寄

譯者 郁達夫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

第三八四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出版

自序

譯書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從事於文筆以來，到現在也已經有十五六年的歷史了，但總計所譯的東西，不過在這裏收集起來的十幾萬字的一冊短篇集，和在中華出版的一冊叫作『幾個偉大的作家』的評論集而已。譯的時候，自以為是很細心，很研究過的了，但到了每次改訂，對照的時候，總又有一二處不妥或不對的地方被我發見；由譯者自己看起來，尙且如此，當然由原作者或高明的讀者看起來，那一定錯處是要更多了！所以一個人若不虛心，完全的譯本，是無從產生的。

在這集裏所收集的小說，差不多是我所譯的外國小說的全部。有幾篇，曾在北新出過一冊『小家之伍』，有幾篇曾經收集在奇零集裏，當作補充物用過。但這兩書，因種種關係，我已經敎出版者不必再印，絕版了多年了；這一回當改編我的全部作品之先，先想

從譯品方面來下手，於是乎就編成了這一冊短篇譯文的總集，名之曰『達夫所譯短篇集』。

我的譯書，大約有三個標準；第一，是非我所愛讀的東西不譯；第二，是務取直接譯而不取重譯；在不得已的時候，當以德譯本爲最後的憑藉，因爲德國人的譯本，實在比英、法、日本的譯本爲更高明；第三，是譯文在可能的範圍以內，當使像是我自己寫的文章，原作者的意思，當然是也顧到的，可是譯文文字必使像是我自己做的一樣。正因爲常常要固執着這三個標準，所以每不能有許多譯文產生出來；而實際上，在我，覺得譯書也的確比自己寫一點無聊的東西，還更費力。

這集子裏所收的譯稿，頭上的三篇，是德國的；一篇是芬蘭作家阿河之所作；其次的一篇，是美國女作家瑪麗·衣·咪兒根斯初期的作品；最後，是三篇愛爾蘭的作家的東西。關於各作家的介紹，除歷史上已有盛名者之外，多少都在篇末寫有一點短短的說明。在那裏，讀者若要由這一冊譯文而更求原著者其他的作品，自然可以照了我所介紹的

書目等去搜集。但因各作品譯出的時候，大抵在好幾年之前，當時的介紹，或許已經不中用了，這一點，同時也應該請讀者再加以注意。

近來中國的出版界，似乎由創作的濫製而改進到研究外國作品的階段去了，這原是很好的現象；不過外國作品，終究只是我們的參考，而不是我們的祖產；將這譯文改訂重編之後，我却在希望國人的更進一步的努力。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序於杭州

目錄

廢墟的一夜·····	德國	F·蓋斯戴客(一)
幸福的擺·····	德國	R·林道(六七)
馬爾戴和她的鐘·····	德國	T·史篤姆(一二七)
一箇敗殘的廢人·····	芬蘭	J·阿河(一三九)
一位紐英格蘭的尼姑·····	美國	M·衣·味爾根斯(一六九)
一女侍·····	愛爾蘭	G·摩爾(二〇三)
春天的播種·····	愛爾蘭	L·奧弗拉赫德(二二一)
浮浪者·····	愛爾蘭	L·奧佛拉赫德(二三七)

廢墟的一夜

德國 Friedrich Gerstaecker 作

一八四一年的秋天，有一位年輕氣壯的青年，背上背着背囊，手裏拿着手杖，在邊沿了自馬利斯勿兒特 Marisfeld 馳向味希戴爾呵護村 (Wichelhausen) 去的大道，緩慢地，徐徐地逍遙前進。

他決不是一個浪行各處在找工作做的手藝人；這只須看他一眼，就可以明白，更不必由他在背囊上縛着的那個小小的樣子很清趣的羊皮畫篋來透露詳情。無論如何，依他的樣子看來，他一定是一位藝術家無疑。在頭上深深斜戴着的那頂黑色闊邊的呢帽，很長很美麗的捲曲的鬚毛，及軟柔新短的那叢脣上的全鬚——總之一切都在證說他這身分，就是他身上穿着的，那件在這一陽和的早上許覺得太熱一點的半舊的黑色絨洋服，也在那裏證說他是一位藝術畫家。他的洋服的紐扣是解開在那兒的，而洋服下的白色襯衫呢——因為他是不穿着洋服背心的——却只用了一塊黑綢的巾兒在頸下鬆鬆繫縛在那裏。

從馬利斯勿兒特算起約莫走了一哩路程還不到的時候，他聽見那裏教會堂的鐘

聲響過來了。停住了腳，將身體靠住了行杖，他在聚精會神地傾聽着這實在是奇妙地向他飛渡過來的鐘聲。

鐘聲早就停了，他可是依舊還呆呆地站着同在夢裏似的茫然在注視着山坡。他的神思實在還留在家裏，還留在那個小小的融和的討奴斯山旁 (Taunusgebirge) 的村裏，留在他的家人，他的慈母，與他的弟兄姊妹之旁。他覺得似乎有一行清淚，要湧出在他的眼睛裏的樣子。可是他那少年的心，他那輕鬆快樂的心，却不許這些煩憂沈鬱的想頭滋盛起來。他只除去了帽子，含着滿心的微笑，朝了他所素識的故鄉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然後比前更緊地拿起那枝結實的手杖，重新遵沿着他所已經開始的行程，他就勇猛地走上大道，走向前去了。

這中間，太陽已經在那條寬廣的，單調的大道上射燒得很暖很熱了，大道上且有很深的塵土成層地積在那裏，我們的這位旅行者已向左右前後回看了好多次了，他的意思是在想發見一條比這大道更可以舒服一點走去的步道。恰好在右手是有一條岔路

來了，但這路也並不見得比他在走的那條大道更會好些，而且這路的方向，似乎也離得太遠。所以他仍循原路又走了一程，終於走到了一條清冽的山溪之旁，溪上是還有一架古舊的石橋殘跡遺留在那裏的。過橋去是一條淺草叢生的小路，小路的去向，是山谷的低窪之處。本來是沒有一定的目的的他——因為他也不過是爲清麗的魏拉河流（Werrathal）的美景所牽誘，此來也原不過想飽飽他的畫簍而已，——就從溪流中散剩在那裏的大石塊高頭腳也沒有濺溼地渡了過去，跳到了那邊的淺草叢生的地上。於是他就在這裏的富有彈力性的淺草高頭和濃密的赤楊樹陰之下，心裏滿懷了這一回所換的道路的舒服之感，急速地走向前去了。

『現在我却得到了這一點好處了，』他自對自的笑着說，『就是我可以完全不曉得我到的是什麼地方這一點好處。這裏沒有那些無聊的路牌，真是無聊，這些路牌大約在幾哩路前就在對人說了，此去下一個地方是叫什麼名字，而每次每次記在那裏的路程遠近却總是不對的。我真想問問他們看，在這裏，他們的計算路程究竟是如何在計算

的！可是在這裏的山谷裏，是多麼寂靜啊——那也是當然的，禮拜天農夫們還要在野外做什麼呢，一禮拜整整的六天他們既不得不在耨後車旁勤勞辛苦，那禮拜天他們當然是不願意再出來散步的了，早晨在教會堂裏的一忽兒安息，纔能補足他們的睡眠，中飯喫後，他們當然是要向酒店的桌下去伸伸腳了啦。——酒店桌下——哼嚇——像這樣怪熱的時候，一杯啤酒倒也很不錯——可是在我能夠得到一杯啤酒之先，在這裏的清清水流，不也可以權消口渴的麼。——於是他就將帽子背囊丟下，走下水邊，去任心飲了一個痛快。

因此感到了一點清涼，他的眼睛却偶然看到了一株老殘靈奇的柳樹，他以熟練的手法畫下了一張這老樹的速寫之圖；現在是完全休息過了，心氣也覺得清新了，他就又背起背囊，也不管那小路的路線是引他向何方去的，便又開始向前走了！

像這樣的，這兒一塊岩石，那兒一叢奇異的赤楊樹叢，或又是一枝節瘤叢生的榲樹之枝等，收了許多速寫在他的畫篋裏，他又約莫逍遙前進了一個鐘頭。太陽愈昇愈高了，

當他正決下心來，預備走得更快一點，至少想趕上下一個村子裏去攝取午飯的時候，他却看見在他的面前，山谷的道旁接近溪邊，一塊從前大約是有神龜立着的老石之上，有一位鄉下少女坐在那裏，她是在俯視着那條他所走來的小道的。

爲赤楊所遮住，他的看見她，比她的看見他還要早些；可是當他沿着溪邊，正從那個到這時爲止把他從她的視線裏遮去的樹叢裏出來的當兒，差不多和這是同時地她就跳了起來，歡呼了一聲，竟向着他而跑上前來了。

亞諾兒特 (Arnold) 這是這青年畫家的名字，倒喫了一驚，呆站住了，而同時也馬

上看出了她是一個同畫上的美人兒般美麗的姑娘，年紀怕還不滿十七歲，穿的是一套非常奇異，但也非常清潔的農婦的衣服；她伸出了兩臂，在向他跑上前來。亞諾兒特也明知道，她大約總是把他弄錯當作了一個另外的人了，而這是一個歡欣的接遇，總並不是爲他而發的——那個小姑娘一到認清了是他也立刻驚惶站住，顏面先變得青蒼然後滿面通紅，最後纔囁嚅難吐窘急得什麼似的說：

『你你這位不認識的先生，請不要生氣，——我——我把你——』

『當作了你自己的愛人看了，是不是小姑娘？』那青年笑着說，『而現在你却要發怒了，怒惱你在路上遇見了一個另外的，不相識的，與你是完全不相干的生人，是不是？請你不要因為我不是你那個他而發怒纔對呀。』

『噯，你說那裏的話？』那小姑娘感到窘急似的幽幽地說——『我憑什麼要發怒呢？——噯，你正不曉得，我却在這兒非常的歡喜着哩！』

『那麼他也不值得你再這樣的等待下去了，』亞諾兒特說，他這時候纔初次注意到了這純潔的村女的實在是奇妙不過的愛嬌，『假如我是你那個他的說話，那我就一分鐘也不教你無爲地在這裏等我的。』

『啊，你真說得奇怪，』那小姑娘羞縮的說，『他若是能來的說話，那他就老早來了。或者他是病了也未可知——或者竟也許是——死了，』她緩慢地也是從心底裏出來似地嘆着說。

『你不聽到他的消息，已經是很久了麼？』

『噯，是很久，很久了。』

『那麼他的家裏總大約是去這兒很遠的罷？』

『遠麼？當然——從這兒去是遠得很哩，』那姑娘說，『是在別蓄府斯羅達（Bischofsroda）。』

『別蓄府斯羅達？』亞諾兒特叫着說，『我在那裏是在最近住過四星期的，那村裏的孩子我差不多個個都認識。他叫什麼名字呀？』

『亨利——亨利·福兒古脫（Heinrich Vollgut）』小姑娘羞羞縮縮地說，——『是別蓄府斯羅達村村長的兒子。』

『噯，』亞諾兒特想了想說，『村長那裏我是常在進出的，他的姓字是鮑愛林（Bauerling）據我之所知，則全村裏沒有一個姓福兒古脫的人。』

『在那裏的人，你或者總不全部都認識罷。』小姑娘辯着說，在她臉上的那一層悲

哀憂怨的形容上却潛入了一臉淡淡的，狡憨的笑容。這笑容在她的臉上，比起先前的那副憂鬱的形容來，實在更是相稱，更是好看。

『但是若從別蓄府斯羅達來的話，』那青年畫家說，『那翻山過來，有兩個鐘頭，也儘可以來了，至多也不過三個鐘頭。』

『可是他却仍是不來，』小姑娘說，又發了一聲沈鬱的嘆聲，『而他却是和我那麼確實地約定的哩。』

『那麼他一定是會來的，』亞諾兒特很忠心地保證着說，『因為倘若和你約定了，那他是必須有一個堅決如石樣的心纔忍心背言而不守約——我想你的那位亨利總不至於如此罷。』

『是啊，亨利是不會如此的，』小姑娘也很信用她愛人似的說，——『可是現在我想不再等下去了，因為無論如何我總要回家去喫午飯去，否則怕爸爸要罵起來哩。』

『你的家在什麼地方？』

『就在這村谷裏一直的進去——嚇，你聽見那鐘聲麼？——教會堂的禮拜是剛在散呀。』

亞諾兒特傾聽了一下，在距離並不很遠的地方，他聽見有一種慢慢撞擊的鐘聲傳了過來；但這鐘聲並不深沈響亮，却只是尖銳不和協的，而當他看向那鐘聲響的地方去時，他看見簡直似乎有一層濃密的霧靄遮障在村谷的那一部分上似的。

『你們的這鐘是有裂痕的，』他笑着說，『這鐘的聲音真有點怕人。』

『是的，我也很知道，』小姑娘冷靜地回答說，『這鐘的聲音真不美，我們早想把牠改鑄了，可是一則我們老沒有錢，二則也沒有時間的餘裕，因為這附近是沒有鑄鐘師的。但是倒也沒有什麼，因為我們都已聽慣了，曉得這鐘打的時候是什麼意思了，——所以就是這破鐘也儘可以通用的。』

『你們的村子叫作什麼名字呀？』

『蓋默爾斯呵護村 (Germelshausen)。』